

悠悠往事

陈文东

第一次当老师

我第一次当老师时,还未满16周岁。因为年纪小,村子里的人包括大人小孩像统一过口径似的,无一例外都唤我“团儿老师”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各地的孩子都很多,村村办起了完小,人口多一点的自然村也设有教学点,因此对老师的需求很大,高中毕业生走出校园后,有很大一部分成了民办教师。小小年纪就当老师,心里很有自豪感,也很让人羡慕。

家乡兴办的是一所从小学到初中的一贯制学校,小学五年,初中三年,8个班,12名老师,180多名学生。校长、老师没什么差别,一周课程都排得满满的,难得几节空课,因此教学任务很重,工作节奏很紧张。初上岗时,我教二年级数学和三年级语文,兼教其他一些技能课。在业务能力方面,作为一名高中毕业生,完全能够胜任。可是在课堂管理方面,却遇到了无法破解的难题。那个年代,家家孩子多,农村小学生几乎都是带着自家的弟弟妹妹上学的。比较乖巧的弟弟,跟哥哥姐姐坐在同一条

凳子上;比较调皮的,则在地板上挖战壕玩或爬来爬去。上课不久,教室便仿佛戏班子拉开了序幕一般,这个哭,那个闹,整个课堂乱哄哄的,很难有一刻的安宁。我在讲台上看着心里着急,却也无计可施。

一到上午第四节课,上课没一会儿,女生们便陆陆续续离开教室,有的回家煮饭,有的背弟妹去找妈妈喂奶。课堂安静了,可我讲课的激情却没了。

那时的孩子真的很快乐,读书没什么压力。那时的家长也很重视教育,不过他们关心更多的不是孩子成绩,而是孩子的表现,遇到老师,问得最多的是:“我孩子乖吗?有没有干坏事?有没有欺负同学?”然后还会补上一句:“团儿老师,孩子交给你了,要打要骂由你,没关系的。”听了这些话,心里热乎乎的,更觉得肩上的责任重大。因此,老师们特别投入,虽然课堂秩序不好,但每一节课都不含糊,往往是喊得声音沙哑,累得大汗淋漓。

一到周末,老师们还要当维修工。教室是泥土地板,被小孩子们挖了一条条战壕,掏

了一个个窟窿,需要挑一些黄土来把它填平并且夯实;门窗课桌椅都是木头做的,被小孩子们折腾得松松垮垮,需要削一些木榫来把它固定好,或者更换一些部件。当时,我们都是很愉快地做这些事,心里没有抱怨,更没有责怪。仿佛是在跟孩子们斗戏法,心想:“我把防守工事修得这么牢固,看你还能怎么攻破它!”

在农村,老师们是很受尊重的,外地老师更是受到优待。学生们会时不时地把菜带到学校,不放食堂,不放办公室,而是直接放在教室的讲台上。老师微笑着扫视一遍全班同学,不去追问是谁家带来的,学生们更不会暴露自己的行动,于是成了一种很自然而然的默契。谁家杀猪了,或者逢年过节,就争着邀老师到家里吃饭,邀不到老师的,就伤心得哭鼻子。我们老师也偶尔加餐一下,记得最奢侈的一次是:五个人,花了五元钱。其中一元钱买了10只鸭蛋,都是双蛋黄的;另外买了猪肉、面粉和一瓶高粱酒。刚好五元钱,每人出一元,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参

与的AA制。烧火、切肉、打面、烹煮,大家一起动手,说说笑笑,互相调侃着。那天晚上,一瓶高粱酒没喝完,人却醉得差不多了,一名年纪大一点的老师嘴里反复唠叨:“要是每星期能够这么享受一次,那就太幸福啦!”

现在不足挂齿的事情,那时真的是一种奢望,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得到。一元钱,对我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民办教师月工资24元,各地都一样的。我每个月拿到工资后,会立马交20元给母亲,身上只留4元。好在我抽烟不喝酒,三餐吃家里,不需要什么费用,所以也就不显得拮据。看着公办教师每个月有36元的收入,羡慕极了,同时暗下决心,一定要努力学习,争取跳出“农门”。于是,我只要一有时间就读书。后来,终于如愿了。

再次登上讲台时,我已经成为一名中学老师了。寒暑假回家,乡亲们齐刷刷地看着我,眼神里多了几分赞赏。我的称呼也随之发生变化,从“团儿老师”变成了“文东老师”。

生活散记

吴志发

声音的畅想

声音形形色色。鸟鸣啾啾声清脆婉转,愉悦可人;手机铃声丰富多彩,因人而异;汽车喇叭声急促刺耳,短暂有力……我常常穿梭于高楼大厦和大街小巷之间,听多了各种嘈杂之音,回家的瞬间,顿感轻松,特别享受家中的静谧感。我钟爱夜深人静之际在书房里看电脑,噼里啪啦的码字声,恰似一曲唯有自己能听懂的心灵之歌。

酷爱走中国象棋,喜欢听运气声,每走一步,不管是我吃了对方的卒,抑或对方擒了我的马,“叭”的一声,清脆刚劲,音量越大越兴奋。稍不留神,帅被吃了,瞬间惨败。不服,再来一局!

听欢快的音乐可舒缓神经,放松心情,自然清纯的天籁尤能打动人心。王菲演唱的《传奇》,一听倾心,如痴如醉,茫茫人海中的一眼之缘,情定终身,唱出了心中的渴望与梦想。凤凰传奇的《荷塘月色》,清新之气扑面而来,流畅的原生态之声让人沉醉。

学会上网之初,我对网络充满好奇,曾为QQ聊天时“滴滴滴”之声而疯狂,陶醉其间,忘乎所以。偶尔聊到一个戚戚然的同龄女性,盼不得时刻保持沟通交流。刚从座位起身,“滴滴滴”,闻声又迅速坐下,秒回几行字过去,连上个洗手间也火急火燎的,生怕错过了任何一条信息。

童声稚嫩,天真无邪,可谓百听不厌。孩子是自己生命的延续,他们的声音无法拒绝,不管多么忙碌,手机里蹦出熟悉的电话号码,情不自禁快速接听——“爸爸,你在哪里?什么时候回家呀?”“爸爸,今天我受到老师表扬了,晚上要奖励什么好东西给我吗?”与孩子嬉闹互动,倾听他们的说话声也是人生一大乐事。

父母的声音充满亲切感和关怀之情。二老偶有来电,铃响起的那一刻,心里猛地“咯噔”一下:家里出什么事了吗?平日里,潜意识中挺害怕接到老人电话,宁愿自己主动去电问候,也不希望他们突然来电。父母是家的顶梁柱,更是家的象征,他们在,家就在,只要随时回到阔别已久的老家,和睦睦热热闹闹的气氛便一往如初。逢年过节,千里迢迢赶回老家的初衷,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是为了和父母团聚,哪怕是吃上一顿热饭喝上一壶水酒便踏上归程,来去匆匆依然倍感幸福。父母的声音最特别,平时极不爱听,他们一旦老去,却怀念之至,甚至懊悔不已。

思念之人的声音难以忘怀。某时某刻,她的声音犹如一股强大电流,哪怕电话里听上一句,身心顷刻间融入相见相爱的世界里,觉得她就站在眼前,含情脉脉地注视着自己。恋人之声,仿佛清风拂面,惬意无比,恰如炎炎夏日汗流浹背之时,咕嘟咕嘟喝了一碗清清爽爽的冰红茶。呵呵,多愁善感,并非女人的专利。

妻子的言语听久听腻了,先入为主,总觉得她一开口就是唠叨。妻子曾经也是恋人,为什么相识之初不觉得她的声音难听,反而对其穷追猛打,信誓旦旦地承诺非她不娶?或许,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婚姻生活本来便是平淡如水,相濡以沫,健康遂意为大福。妻子长年累月为孩子为家庭、为油盐酱醋、为人情世故而操劳,不可能每句话都能轻声细语地表达,相处之中需相互理解和尊重。

声音各种各样,是否悦耳动听,取决于心境。

履痕觅芳

刘力

情寄七星岩

离开广东肇庆,告别七星岩两月余,我仍然忘不了那里的美景。

七星岩,因有七座形态各异的山峰坐落在星湖之中而得名,素有“北斗七星落九霄”之美誉。传说七位仙女下凡于此,因留恋人间美景,化山长留;后思念亲人又洒酒成湖,取名星湖,七座山峰便是仙女的化身了。

陪游的永博兄在这座小城生活30年,深耕星湖史,在西门一片山清水秀的风景画廊前,他话匣顿开,“星湖原是万余亩或旱或涝的低洼地,70年前,数十万肇庆人肩挑手提,筑湖蓄水,清淤修堤,渣田变美湖,又雕凿了这片秀丽的风景,让市民引以为傲。”

肇庆人用肩膀“担”出了星湖,湖与岩的奇峰异洞融为一体,共筑山水风光。1982年便

入选国家首批风景名胜。

沿西门向前,迎面是亭亭玉立的两排棕榈树,似在招手欢迎宾客,伴着欢快笑声的宾客,渐渐成了画中人,而我也不知不觉走进了画中。

这片湖山约有8平方公里,自西向东是仙掌岩、蟾蜍岩、天柱岩、石室岩、玉屏岩、禾婆岩和阅风岩,山石间是一脉土山,1700年前便很有名气,最高的天柱岩也仅113米,拾级而上攀登,峰顶俯瞰肇庆,颇有“登楼一览烟霞界,半入云霄半摘星”之感。据说,雾中山顶观星湖、看肇庆,有如走进天上人间。

沿星湖游走,身旁是耸峙着绿郁葱茏的岩峰,林荫路堤如飘带联结起湖光山色,绰约多姿,风光旖旎。问及家住七星岩附近的居民,他们把这里当成了散步休闲的地方,环星湖大部分区域都是免费开放的绿色公园,只有东北的核心景区才收门票。有位六旬老人边走边对我说:“在星湖走上一圈,需要一整天。林荫湖堤20余公里,有仙女湖、波海湖、青

莲湖,最美的是星湖里的树林,笔直的树从水中穿出,好不气派。”

七星岩有八洞,龙岩洞、莲花洞可乘小游艇或步行参观,洞内石乳石柱栩栩如生、千姿百态,虚实相融,亦真亦幻的景观让你目不暇接,曾令历代文人墨客陶醉,还在洞内外留下了许多赞美的诗篇。我走过不少溶洞,肇庆七星岩的南岩北洞让我别开眼界,那种美,从里到外,从地下到地上,流淌着令人遐思妙想的故事,盈动着诗风雅韵。

石室岩下,有条奇幻无比的溶洞河,走进“七星洞天”乘船,船在水中走,人在画中游。依船四望,心灵回归于明媚与宁静,一如荡漾在春天的碧波上,禁不住轻吟:“倘若光阴能缚住,芳菲伴我度悠闲。”

永博兄告诉我,七仙岩最奇的还是摩崖石刻。景区中心有五百多处题刻,其中石室洞内有保存最多、最集中的石刻群,唐代李邕的《端州石室记》为七星岩摩崖石刻之珍品。

走过七星桥便是牌坊广

场,中门上方朱德手书的“七星岩”分外夺目。沿堤桥而行,观虹桥卧波,龙亭映碧,穿梭千年诗廊,数朝名人题签吟诵,雕刻于峰坡的崖壁。文化,镌刻上岁月的印记,承载着历史的沧桑,讲述着动人的故事。继续前行,倚坐码头边水石吹风,望着岩峰顶端的白云,我惊呆了,蓦然回首,见一轮红日西沉,挂于亭阁之上。落霞满湖飘浮起游船,好一幅温馨优美的七星上湖图。

圆桌饮茶,主人告知,肇庆最有名的是端砚,端砚中最珍贵的白砚,便是匠人从七星岩底人工开凿而得。最让人叫绝的,七星岩是国内罕见的城市中的天然山水盆景,誉之“岭南第一奇观”毫不为过。

夜深,却无睡意。古称端州的肇庆,是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、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最早的交汇处。隔窗远眺,城市夜景被星湖的水雾和七星岩的瑰美遮隔成一片迷蒙,文因山而贵,地以人生辉,历史从远方走来,又陪着人们向远方走去。



扫码可看
更多文章